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四五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郊廟

漢惠帝為東朝長樂宫及間往來數蹕煩人乃作複道間道也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三輔黄圖高寢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景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制

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祖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申屠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下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

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
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孝武帝時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
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
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
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
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
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曰臣聞

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来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来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奏可後月餘復詔議立親廟又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

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毁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毁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

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内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髙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毁承後屬盡者宜毁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毁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一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絶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

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尹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元帝時丞相韋玄成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博士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

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

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

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

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常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

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

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

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又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

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埶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御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

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禄勲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

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来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殺幽王取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

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邉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将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属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婼而遮反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

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茍有功德

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

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毁其廟乎迭毁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説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縁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

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荅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

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大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宋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

後漢光武建武初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侍御史杜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縁堯祖宗

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武始俟張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以来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

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
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
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
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
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
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
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
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

園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二十六年詔張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

天氣大備故三年一袷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袷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兹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袷遂定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

暴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熈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
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
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
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
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
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
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
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

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機銓曰有帝漢出隱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眞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来寧

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章帝初即位東平王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

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賔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

章帝時有司上奏曰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欵塞

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

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

廟故事制曰可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大夫

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

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

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

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

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

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詔從之

安帝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

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龎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郤議由是遂祭六宗

獻帝時左中郎將蔡邕上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

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毁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㳟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奏之孝明遵述亦不敢

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
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魏明帝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盖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

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宫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

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

策藏之金匱

晉懷帝永嘉元年追復武悼楊皇后尊號別立廟神主

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

虞譚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

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大母孝懷皇帝追

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

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

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
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
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詳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
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
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
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
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
不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義務從豐

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為非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

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
光禄勲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懐散騎常侍鄧
逸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東晉元帝時有事於太廟尚書右丞鍾雅奏曰陛下繼
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
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
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
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

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
所奏
明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
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為禮
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
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别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
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
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

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毁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毁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毁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懷帝之入復毁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横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毁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毁之理

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懐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别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熈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懐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毁故議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

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别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頴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

世之祖豫章六世頴川五世俱不應毁今既云豫章先毁又當重毁頴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後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代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

武帝太元十二年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

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為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循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

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

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

安帝時太廟鴟尾災掌祠部臧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宫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

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

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

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㫖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

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絶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

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懐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議竟未施行

宋少帝即位初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上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括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為前式謂武敬皇后

宜配北郊盖述懐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内外詳依舊典詔可

文帝元嘉六年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賛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凴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

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来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来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

不迎尸詩云鍾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鍾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邃等三人謂舊儀為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娱議參詳邃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娱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

宜遵舊體詔可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于時犯猾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為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氷消質既梟懸義宣禽獲二冦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

教蘇琇生議按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使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牲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尋天子諸侯雖事有大小其禮略均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其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

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缺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為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為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于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為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

可

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令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按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元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

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来后不廟祭則應依
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
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彌久宗廟崇
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
露室戸之感有懐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
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
今廟祠闡送神之祼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
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按周

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為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尋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禄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賛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禄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賛天子事不容兼又尋

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曆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謂曆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
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
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
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
故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
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
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
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

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
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
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
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
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徐邈議今
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
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
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不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

奥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奥是殤有位於奥非就祭別宫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别宫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隆荅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盖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為大夫以孝饗親尊愛

同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别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為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為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為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别饗孫武據殤

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閟宮之祀高堂隆趙怡竝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詧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隅兹盛祠閟宮遥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諐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賓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棣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清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

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祥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内至於室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詳考前載未

能制之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為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徂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

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尅令秋繕立乃依顔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

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

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勲烈之盛故明堂聿修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推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顔奐議祀之為義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殷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

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

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徳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宫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説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

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

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

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

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

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内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説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於前郊年或别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

尚書令王儉議案奏爲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

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虔祭明堂自兹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僉議詔可

原書葉次誤號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郊廟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

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説若有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

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

邑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

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元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

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巳辛丁

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孝經鄭元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

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直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

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巳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宫之

議未達祠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祠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

之服諸祠咸用詔可

永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庭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名板為得其衷有

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名板相似事見儀注

鬱林王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

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徳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明皇帝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来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宫室其意何也

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閑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太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搆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羣望詔付外詳

祠部郎何佟之奏曰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

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如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来并圜丘於

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説豈不合符參議為允從之

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衮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無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

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為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内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棨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

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東昏侯嗣位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

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冲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説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别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暇

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獨脩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故號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東昏侯永元二年何佟之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

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後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昔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

祖尊新廟為髙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
先皇於武皇倫則弟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
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撝議孝經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
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脱武
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
堂無矣何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
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父祭法以文王為祖

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搞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

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侈之為允詔可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

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擒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曇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宫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攜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

立尸之言理應闕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氈案何為不轉製檐甍雲隆議不行

梁武帝天監元年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曰案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為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為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

正周捨議以為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别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為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賔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唯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時議又以為周禮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神居上玄去還怳忽降則自至迎則無所可迎為降

而送依前式又周禮云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地宜依舊名迎神並從之又以明堂設樂大畧與南郊不殊壇堂異名而無就燎之位明堂則徧歌五帝其餘同於郊式焉初宋齊代祀天地祭宗廟准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任昉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兆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遂依肅議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後魏孝文帝時詔百寮集議明堂制度國子博士封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戸八窻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戸者達四時八窻者

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宫以節覲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户牖皆典籍之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毁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吕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黄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

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令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嫵臺沼之雜袤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

宣武帝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曰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誠慤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王剏制為建邦

之典仲尼述定為不刋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然持論有深淺仗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

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
徹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
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叡哲淵
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
下武而祫禘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
皇之所留心聖懐以之永慕臣聞周宗初開致禮清廟
敢竭愚管輙陳所懐謹案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
祫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

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公二年八月丁夘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祫祭也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

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畧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二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禫終

此晦朔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合食太祖明年春
享咸禘羣廟自兹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
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為當在今則
煩且禮有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
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
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寔在
於斯若僔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
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

終古而令徽典赧於昔人鴻美懟於往志此禮所不行請所未許臣學不鈎深思無經遠徒閲章句蔑爾無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

正始問修明堂辟雍豫州中正表瓠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近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酬詔之問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

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
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
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
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
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
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説斐然明堂九室著自
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
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

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而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切有憯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宫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

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古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覲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畢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

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曲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秉乾統歷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説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形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

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

宣武帝時太常卿劉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

列聖格言彪炳緯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
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
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
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
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
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
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别注云東郊去都城八
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

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髙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

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
西郊金帝少皡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
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
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
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
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
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
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

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逺郊迎王氣盖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

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别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

不絶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内神祠令並
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
私於是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
臨時斟酌以意若遂尒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
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令職考
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
野罄人閒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
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

孝明帝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别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為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

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
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
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来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
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澄亮又奏曰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
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
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
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

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𡱝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

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
退義祭則無蹏急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
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
後誚輙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
備位樞納可否必陳昌陳所見伏聽裁衷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嚳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惟祀與戎

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名羣官集議以聞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

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

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

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

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

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

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謂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

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又顯
在緯籍區别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
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
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
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
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茍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
見遷毁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

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啓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内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𭁈宗祐得禮為美不可苟蔫虚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

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為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宫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

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説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巳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耳愚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毁者從太祖而毁之若不遷太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制故復見乃毁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

君六世已前虛而廢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虛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受命不毀親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覲遠祖漢侍中植所説云然鄭玄馬昭亦

皆同爾且父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爲難也聊復標牓畧引章條愚憩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寀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

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虚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

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
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
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
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
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
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
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
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若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

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准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謂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

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懌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别光武以来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袱五架北廂設坐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来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

詔依懌議

孝明帝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衛尉卿賈思伯上議曰

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

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

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

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

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

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

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宫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宫肅肅在廟鄭注云宫謂辟雍宫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

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

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絶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顧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来疑議難可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

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識

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内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曽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曽玄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

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身之叙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為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弃豈所以植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祖為帝而不見録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令皇恩洽穆宗人

咸叙請付外博議永為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明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

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鄭注别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内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毁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藩號為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㣘之事

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礿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為例令事事𠦃

駮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
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為始封君子又祭統曰
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
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
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
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
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
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

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失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

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
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為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
十子便為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禰乎文王世子云五
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
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例既無正據竊
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
注云非為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
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

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刱未定刋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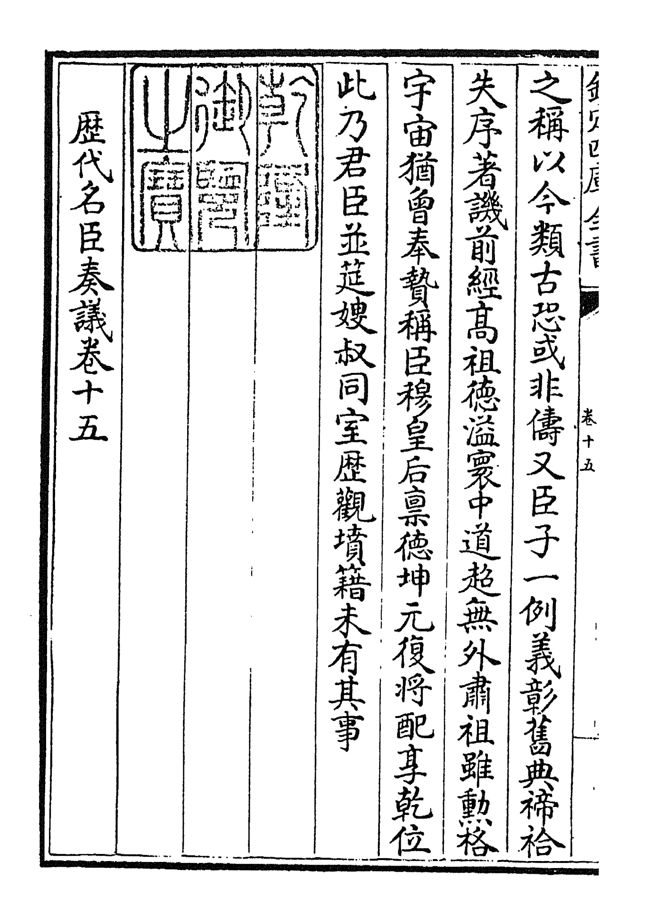
孝明帝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諫議大夫張普惠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充六伯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

故能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祀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

發不寐絜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頼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来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随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将来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頼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

孝莊帝時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将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尚書令

拓䟦㦸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髙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葢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毁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



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五